**竹杖芒鞋轻胜马**

——读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有感

**高一（13）马旻萱**

拿林语堂先生做结时的话说：“苏东坡已死，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。但是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”

苏东坡天赋才气。“东坡诗文，落笔辄为人所传诵。”此为当时杂记记述，由此可见东坡才气地位。苏东坡说，做文章“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。”称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，“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，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，我笔皆可畅达之。”林语堂道，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，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自肺腑的“真纯”，还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，能使读者快乐，的确是其作品的特点。

苏东坡处世旷达。他一生饱经忧患拂逆，几遭贬谪，均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。在贬谪期间，东坡仍开凿湖泊河道、治水筑堤，关心千里荒旱、流离饿殍。在政治上，他从不站队，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不移，所以他一生政坛坎坷不达也就不足诧异了。东坡处世“对事不对人”，他会因事发怒，却不会恨人，此种襟怀，正如他对子由说的：“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。”

苏东坡幽默达观。东坡一生穷达多变，却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，自谓陶潜是其前身，与自然浑融一体，宁静满足。被贬黄州期间，曾于雪堂墙上门上写下“警言”：出舆入辇，蹶痿之机。洞房清宫，寒热之媒。皓齿蛾眉，伐性之斧。甘脆肥浓，腐肠之药。后被贬谪到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，当地无医无药，他却说：“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，予颇自庆幸。”最能体现其达观人生哲学的，应是他贬谪到海南的日记。

苏东坡情深义重。东坡对生命中的四位女性用情至深。他晚年流放在外，听闻初恋堂妹逝世心如刀割，归来路过其坟挣扎到坟前祭奠。发妻王弗病逝十年后，东坡《江城子》悼念亡妻，其词凄艳感人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岗”。续弦王闰之与其同甘共苦，东坡誓言生则同室，死则同穴，闰之后亲写祭文。其妾朝云为贬谪黄州期间所纳，活泼有生气，为他红颜知己。

也许我们有些人想活成苏东坡那样的人，而这想法又未免有些理想化。他天资聪颖，身陷红尘，却又遗世独立，他将纷纷繁复杂的一生活成了一首诗，我们也许做不到，但我们可以做一个“苏东坡式”的人，我们学他的行文流水，乐观旷达，学他的赤子之心，崇尚真善，更有他的敏而好学，孜孜不倦。我相信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，是一种全身心的焚香沐浴似的虔诚与洗礼，因为这世间在没有比向着美好出发更美好的了。